



117  
340  
5

莊子翼卷之六



秋水第十七

北海焦 竝弱疾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  
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尽在已  
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  
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  
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

旋

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溟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尔出於滄溟觀於大海乃知尔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

与

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地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体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於水乎

比

郭註

不辨牛馬言其廣也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自大則理分有素踐尚之情无為

質 与

辨 辨

乎其間也物之所生而安者越各有極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窮百川之量而懸于河七懸于海七懸于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現天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体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或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无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无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道達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所以發德且也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于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小大之亦各有階級不可相或故五帝三王仁人任土之所為不出乎一域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小大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亦也

呂註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則李自外至而未達乎大道之譬涇流兩溪不辨牛馬則為道而不出乎

輕 与

兩旁中央而未至于无所不見也順流至于北海言循理而求則必得其所歸旋面望洋何若回趨大道從无窮之遊也拘于墟則小大之所限篤于時則久近之所專東于教則方術之所制天下所以不得逍遙者以此出淮涇而觀大海則脫其拘限而與于无方之觀故可以語大理也百川歸之不盈則益之不加益尾閭泄之不虛則損之不加損非久近所專非大小所限此水之幾于道也計四海在天地間中國在海內人卒在萬物若亡若存如此其微而五帝三王仁人任土之所憂勞不過于此而或說之以為名語之以為博自大道无方觀之輕其義而少其聞豈虛語哉

口義

涇濁也非涇渭之涇洋海中也若海神名拘墟為時蟪蛄不知春秋之類尾閭沃焦也見山海經巖空小穴也人處萬物之中只為一物之數此合大虛之間凡可名者論之也其在九州之內人只是下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也極言世界之小如此連以揖讓相連續也任土任事之人也

問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太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今故故逢而不悶撥而不跋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

鄉

足以窮至大之域

攬

纒

**郭註** 物量無窮言物物各有量也時無止言死與生皆時行也分無常言得與失皆分也終始無窮言新也新也不寡不多言各自足而無餘也知量無窮者攬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也明也今故猶古今也遙長也撥猶短也知時無止者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故不以長而挹閼短故為踐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矣明乎坦途言死生者日新之正道明終始之日新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會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若一也所知各有限生時各有年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以小求大則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小大俱足矣若秋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總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

**呂註** 道非小大豈有定体今夫天地吾以為至大極吾知之所知而莫得其尽則吾所謂大者豈真

与

大所謂小者豈真小耶小不為寡大不為多以知量  
之無窮也我以鼻為鼻今為鼻未及言而今已為鼻  
則所謂鼻與今者豈有止哉證夫鼻今之皆故則逢  
而不聞探而不跋以知時之無止也吾安能鬱鬱待  
百年之王則逢而悶者也彭祖以久特聞眾人以之  
則探而跋者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察預盈虛則得  
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有始必有終有終  
必有始原始要終而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  
禍以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則物之所謂時分終始豈  
真知也哉知而非真知則所知固不若其所不知也  
生而有知未生則無知則其生之時固不若其未生  
之時也知至小也無窮至大也以至小而求窮至大  
之域是以迷亂  
而不自得也

生

管見 人能知物量時分之無常又何終始小大多寡  
之有考明今故之不停則此理可見進謂歷時  
之次推後之速不問無厭其所生也不跋無求  
益其由也倘短定分安之而已人固不能無生不能

無知而經云不若無知不若未生者蓋為世人不務  
真知而求妄知不務全生而求益生以有限而造無  
等忘素分而希券外在己之利害不能自明何以定  
物理細大之倪域哉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間是  
也不若未生無變不原人間之勞是也然既生既知  
矣將何以自免日能以無生為生不知為知則於生  
何累於知  
何有哉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  
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若自天視細者不  
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  
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  
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

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在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汚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功戮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先約分之至也

註

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有所不

便

皆非无也精語智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精粗矣故不得无形惟無而已則何精粗之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言意之表而入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卒足而投吉地豈出富人之塗哉無害而不自多其恩也動不為利者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不賤門隸者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也貨財弗爭各使分定也不多辭讓適中而已事不借人各使自任也不多食乎力而已不賤貪汚理自無欲也行殊乎俗已獨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也不多辟異任理而自殊也為在從眾不賤佞諂言從無之所為而自然正直也爵祿不足功戮耻不足辱外事不婁於心也知是非細大之不可分故玄同也任物而物性自通是則功各歸物矣故道人不聞得者生於失者也物各無失則得各失故至德不其分故真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為然

註

莊子卷之六

五

**自註** 自細視大者目力所不及直不盡耳非不可聞也自大視細者雖與棲蚊睫視之而不見也明耳非無形也夫精粗者形於有形無形者數不能分不可聞者數不能窮可以言論者物之粗可以意致者物之精道則超乎言意不期精粗焉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性自然也不多仁恩非有為也門謀則以利為事辭讓則不爭食乎力則不借人貪法則反是辭異則以殊俗為事佞諂則從君親而非從也此皆出於自然世之爵祿刑罰不足以為功德矣夫豈知是非之為分細大之為倪哉人能約亦之至至於無所分此道人所所以不聞至德所以不聞而大人所以無已也

**道** 太人之於天下忘物以心忘心以道不出乎害人也而不多仁恩貨財不爭疑多辭讓也而不多辭讓事不借人食不爭力疑貪法也而不賤貪法行殊乎俗疑多辭異也而不多辭異不賤而謙以自貴不賤貪汙以自潔不賤佞諂以自直如是則爵祿戮耻無所撓其內是非太細無足辨乎

外則凡精粗之在夫言論意致者亦奚容心哉故曰非聞彼得無所得至於無已則吾喪我矣尚安有物哉非約之以分而至其至者不足以與此

**管見** 自細視大至干不盡而止非大止于此也自大視細至干不明而止非細而無形也精者細之極博者大之盛小大雖殊皆有形有數故有成壞精至於無形大至於不可圍則非形可定非數可分故無成壞也夫物之粗者可以言論精者可以意致超乎精粗則言意所不能及也言意不能及形數不能分者其唯道乎故大人以利物為先而不以仁恩自多不為利動而不賤趨利之人皆迷大人之行異乎世俗以至佞諂亦不賤之則君子小人听其兩行是非小大不足為辨又何爵位戮耻之足為勸懲哉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



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  
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  
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  
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  
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  
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  
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  
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

之爭議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白公

楚平王孫

**郭註**物無貴賤各自足也自貴而相賤此區區者乃  
道之所錯綜而齊之者也貴賤不在已已斯所謂  
倒置也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  
色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各因其無餘以稱小則  
天地稊米無所殊其類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  
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天下莫不相與為彼  
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  
為唇齒唇齒者未嘗相為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身  
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  
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其矣若乃忘  
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滋  
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  
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

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矣應天順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議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

呂註

以道觀物安有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而道非物與俗則非貴賤也因其所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小之知天地差於太虛而至於為物未毫差於無形而至於為丘山則所謂差者其數觀矣而道非差則非小大也因其所有而有若東必有西因其所無而無無東則無西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所謂功者其分定矣而道非功則非有無也因其所然而然所非而非知堯桀之出于自是而交相非則所謂趣者其操操矣而道非趣則非是非也若然則為道者兩忘而休乎天均惡用而儼貴賤小大哉以堯桀之讓為是則之曾以絕以湯武之爭為是則

白公以滅爭讓之礼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騶驥騁蹄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噴日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禘二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所小大之家

梁麗崔云屋棟徐士彰云車各室塞也蚤說文云跳蟲淮南子云鴟夜聚蚤蟲而食之不失

**郭註** 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失我為非適性為治失和為亂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

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咸小之故順物

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

**呂註** 梁麗不可室穴騏驎不能捕鼠鴟鵂不能畫視三者不同而欲齊之是未明乎天理物情也

徒言其獨義

**管見** 殊器之異用殊技之異能殊性之異便不可以

乘論也若師治而無亂師陰而無陽非明乎天

地萬物之理者也神繼順逆各因其時而已不必多

言也縱使言之僅論其迹耳又惡知貴賤小大之所

從出哉欲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者當於未始有物求之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

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行無拘

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

參差巖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

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算其無所畛域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

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

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  
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  
化司馬云謝代也施用也崔

**御註** 於道隨其分故所施無常與道參差者不能隨  
變則不齊於道無私德者公當而已無私德者天下  
之所同求也無私德者泯然無所在也兼懷萬物  
其孰承翼哉唯其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而長短皆  
足生死者無窮之變耳非終始也不恃其成或無常  
處也不世乎形者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也年不  
可與者欲舉之令去而不能也時不可止者欲止之  
使停又不可也盈虛終始者變化日新未嘗守故也  
若驟若馳但當就用無不變移不可執而  
守也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心矣

**呂註** 萃者乎曰係於有物一聞道無貴賤則於為不  
為辭受趣舍之際莫知所從固其宜也所謂貴  
賤者是物之反衍而已非道也反則有往反為貴往  
為賤衍則有耗衍為貴耗為賤則當故志而無拘拘  
而志則與道大蹇而不通矣所謂少多者物之謝施  
而已非道也謝則有榮謝為少榮為多施則有歛施  
為多歛為少當兩行而無一而行則與道參差而  
不當矣無私德則於所君之人無所獨賴無拘而志  
之謂也無私德則於所祭之人無所獨與無一而行  
之謂也無所畛域與道通而不大蹇之謂也其孰承  
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與道當而不參差也恃其成  
則不知終始之不可故位乎形則不察乎盈虛而不  
知分之無常也年不可舉故逢而不問時不可止故  
撥而不歧消息盈虛終始則有始則天行而已是以  
語大論萬物之理也奈何係心於辭受趣舍  
之際哉若驟若馳言變化密移則何係心於為不為  
之間固之自化安  
排而去化之謂也

**詳道** 衍者廣平之地反也則平復為破平破之分未始有常貴賤往反豈異是哉施者仁之用謙之則賜予而不以爲有行多少之數豈足計哉反衍則忘貴賤而不累於名謝施則忘少多而不累於利若是者未之有也

**碧虛** 貴賤無主而反覆流行常也大道甚夷而故心自得通地稟分有數而少謝多施宜也世道參差而行止適變理也德私則不嚴殺福私則不久長有吟域則不溥汎有方所則有承接扶翼之而兼懷之德喪矣忘我則無短長忘心則無生忘死忘位則無盈虛忘年則任化忘時則任遷忘消息盈虛則孰爲之終始夫物無時不生無時不化其變如驟其移如馳陰陽爾四時爾固將自化何容心於爲不爲之間哉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

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踳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徇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郭註** 何貴於道以其自化也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藏

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  
 斯理者必能達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交應權  
 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已而常全也故心之所安  
 則為不能名意無不適則苦不能苦也非謂其薄之  
 者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也察安危知其不可逃也  
 寧禍福安乎命之所遇也謹去就審去就之非已也  
 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矣天在內人在外者天然  
 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  
 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德在乎天恣人  
 在知則流蕩失素也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片  
 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位乎得矣踴躍而屈伸  
 言與機會相應有斯變也及要而語極者知雖落天  
 地事雖接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  
 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絡之  
 乎牛馬不辭穿絡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  
 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若乃走作過分騁步失  
 節則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其安在  
 乎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反其真者真在性分之

也內

呂註

任物自化即道也河伯不悟乃謂何貴於道海  
 而非本道極致至於水火不害寒暑不侵則休道者  
 固如此也非謂其薄之言察乎安危謹乎去就莫之  
 能害則知道達理明權而已寧於禍福知其不可奈  
 何而安之則天在內矣察於去就則人之所畏不可  
 不畏人在外矣以是而人德雖未能天而不人而德  
 在乎天矣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則出天而之  
 人踴躍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則由人而之天也自無  
 以人滅天至是謂反其真則其於道也豈特知之而  
 哉已

管見

自篇首至此凡六問答如風驅遠浪漸近漸激  
 至是而雪浪噴薄使人應接不暇須臾澄靜則  
 波光萬頃一碧涵天人之息偽還真中尚虛湛者有  
 類於此夫至德之士由人以明天因權以達理察安

性

卷之六

十三

危謹去就物孰能害之然亦未嘗恃此而傲物也天  
在內所以立休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  
神而無方不測者也休天居德則屈伸從世及要語  
極則勿失其真若然則處已處人之道盡矣故河伯  
心真休會而無所復問

夔憐蛇 蛇憐風 風憐目 目憐心 夔謂蛇曰  
吾以一足踰踔上初稟反 下勅角反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  
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  
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  
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  
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

脊

倪

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也今子  
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  
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  
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  
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  
能之司馬云夔一足蛇多足蛇無足風無形目形綴  
於此明流於彼心則質幽為伸遊外鱗一作鱗  
郭注 而行之故足不知所以行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  
知者以知然而自得矣運速之節聰明之鑿或能  
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於其能所以  
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  
故捐聰明棄知慮魄然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無動

莊子 齊物論

卷之六

十四

乘

而不道逢也。忍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  
乘萬物御羣才。使羣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為。則天下  
莫不道逢矣。此乃聖  
人所以為大勝也。

**註** 以三足為憐。蛇之多足。故以多足為憐。蛇之無足  
於南海也。則目之擊此。見彼而憐。心之無所見而無  
往不至。可知也。夔以一足為易。憐。故多足之難。故以  
三足為易。憐。蛇無足之難。天機所動。莫知其然。則其  
非出於自然。若河伯之區區。計夫貴賤。少多。何足以  
與此。夫風以小不勝為大勝。而人之目。與心之用。其  
神於風也。遠矣。乃不能得所謂無見無知。而能  
見見知知者。以制萬物之大勝。豈真知也哉。

**註** 以三足為憐。則一足不知萬足之愈。故蛇憐蛇。蛇以  
三足為累。則萬足不足。故憐風。風蓬蓬矣。以有方為不  
適。故憐目。目曰視。而巳。心則無所不可。故曰。心也。

自矣。想無有為不足。故憐風。風蓬蓬矣。以有方為不  
適。故憐目。目曰視。而巳。心則無所不可。故曰。心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

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

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

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

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

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如生者。烈士

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

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

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司馬云。宋

姓子皇

卷之六



當作衛匡

勇

**郭註** 謂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也時勢適然者言無為勞心於窮通之間也漁父曰夫烈士之勇情各有其所安聖人則無所不安矣知命非已制故無所以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道達矣故雖巨陳羨里無異於紫極間堂也

**碧虛** 孔子遊匡宋人圍之所謂指曰皆勝我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在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中世焉是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

汜

趾作蹶

旋掖

吾冢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培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於平井榦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顧泥則沒滅跖扶還虻蚘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培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繁矣於是逡巡而知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

趾

渠

頃久推後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  
是培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  
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  
山而蛇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  
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鼃與且彼方  
此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真然四解淪于不測  
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  
以察察之以辯是直用管闔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  
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步于邯鄲

泉

業

與未得國能又去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  
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喏而不合言  
而不下乃逸而走

**郭註** 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培井之樂猶小鳥之自足  
於蓬蒿也左足未入右膝已繫明大之不遊於  
小非樂然也以小美大故自失物各有分不可強相  
希效也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不至也夫遊無  
窮者非辯察所得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以此效彼兩失之矣

**呂註** 是非之竟言其所自起得於是非之所自起是  
以視堯桀為一而知不知此觀之泯然無所存  
其象也黃泉六極之下太皇太極之上無南無北  
然四解淪于不測忘乎幽明無方而入於神也無東  
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則會乎冲和出神而遂於  
明也要而言之所謂六通四闢形至空虛是也此意

真

失

子不

舉

泉八

筭

之所不能盡言之所不能論也而規規然求之  
 以察索之以辯是用管闕天維畫地之類也  
 公孫龍當時之辯者軒井中亦蟲也坎井之地  
 野蠅得手皆周旋其中故曰還野蠅與科斗九  
 年之水七年之旱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漆作九年九  
 潦人年七旱便自別適適猶繞上也商蜉小蟲也跳  
 踊也大皇天也下躡黃皇上登於天言其見趣高遠  
 也稟然釋然也四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也  
 始於玄冥言在無極之先也及於本通歸  
 於至道也國能事鄆國中所能之步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  
 內累矣莊子持竿小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二千  
 歲矣王巾筒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  
 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大夫曰寧生

而曳

往

○又尾塗中莊子曰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濮水地也先

謂焉  
先宣

郭註

呂註

管見

惠子相梁

莊

○莊子不知有死者也而云此者以救時之  
 趨利而忘生唯二人大之知足以與此  
 子孫召以神龜為喻昔陶隱居一犍牛以  
 為詔一拘於鞭繩一優游於水草亦此意  
 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  
 相於是真子忍揆於國中子曰子夜莊子往見之曰  
 夫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鷦鷯發於南海而  
 飛於北溟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

莊子

卷之六

十一

是鴟得腐鼠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

之宋國而嚇我耶

**郭註** 於國中揚兵整旅也鷓鴣之喻言所好不同願各在極也

**副墨** 鷓鴣食也世道交情現此可發一笑莊生直為千古

寫出鄙夫患失之態只以一字形之妙哉管見搜成

疏謂搜索國中郭註則以搜為搜矣夫鴟得腐鼠而嚇又何足以誣練實醜泉

之味碧椿高潔之棲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條魚出遊從

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

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

全矣莊子

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也

吾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

我知之濠上也

**郭註** 莊子謂子非我何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惠子舍其本言而給辯以

難莊子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從相知耳今子

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

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

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天物之所

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

陸生之所安知小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副墨** 惠子言子與魚水陸異處何所從而知魚之樂耶莊子即借其言而復之曰子非也安知我

不知魚之樂，惠子又借其言而轉之曰：我非子，我不知子。固矣。然我與子猶同類也。尚以爾我之隔而不相知，何況魚為非類乎？如是，則子之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莊子到此却以正對曰：請循其本言。我與子及覆辯論，皆枝葉之談，非本論也。且循本來話柄，已知子知我之知魚矣。而猶問我者，正欲得所以知魚之故。不知物理，人情自是可推。我居濠上而逍遙，則濠之下者不言可知。蓋古言莊子善通物情者，以此。

李士表

物莫不其乎道，則於我也何擇？性莫不其乎天，則於我也何有？雖契物我之如此，蓋有不期而知，而不知妙理，默會神者受之，有不能逃於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上也。夫出而揚遊而無網罟之患，無濡沫之思，從容乎一水之間也。將以是為魚樂乎？以是為魚樂，又奚待南華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魚忘於水，故其樂全人忘於魚，故其知一莊子於此蓋將

泳

將蔽

物

賤

無言，惠子亦將無聞，而復有是論者，非問則至言無所託。非言則道妙無以見。直將袪天下後世離物我為兩者之也。耳將存其物，則莊固非魚矣。安知樂與不樂，皆道之末此，所以請循其本。本未嘗不知者，昔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在者，如是也。視生如死，視已如魚，視豕如人，視人如豕。物者蓋如是也。若然，則在在皆至遊，而無非妙處。吾知莊之與魚未始有分也。唯明至樂，並樂真無知者，可。

儻處

管見總論 是篇以秋水命題，設河伯海若問答，以無實無成，敗得失時適然耳。翻覆辯難，歸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則求之性分之內而足。是其真，有非言論意察所可及也。次論變態，轉風相隣喻人，以才知短長為愧，銜而虛悟天機之不可

謂然

斯

易小不勝之為大勝也信明此理則物各足其分何  
所憾哉無所於則無所慕故企羨之情息分別之意  
消與焉要極也故孔子遊匡而臨淮不懼知命與造  
物非匡人所得制也若為橫逆沮屈何以見聖人之  
勇非盡海鯨魚前河伯海若之義而歸於達理明  
物莫能害謂世俗沉濁所見隘陋雖知有聖賢在前  
強欲企羨猶餘子季行反失故步蓋以所短而希所  
長越分而求非徒無益也至論神龜寧曳尾於塗中  
鶴鷄豈留情於腐鼠皆歎時之褻薄傷道之不行也  
終以莊惠濼梁之論言物我之性本同以形體而不  
相知耳會之以性則其樂彼與此同即人之所安而  
斯為可怪矣此語非獨鍼惠子之膏肓亦所以警世  
之學一先生之言而媛妹自悅者無異河伯之自多  
於水也故以結  
當焉備之旨云

至樂第十八

天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  
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  
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  
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  
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  
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  
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  
壽者惛惛久憂不灰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

莊子集注

卷之六

三十一

權

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  
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  
活人故曰忠諫不聽存踴存循存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  
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  
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  
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阮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  
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  
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  
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

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  
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  
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  
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  
得無為哉蹲循羅云低踴而順循之也口義作遠巡  
李云繁  
植貌  
**郭註**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  
而為樂無歡將以為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  
為據適處去就樂惡擇此入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  
而任其所遇乃全耳凡服味色聲失之無傷於形而  
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故愚也內其形者  
知足而已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夫遺生然後

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  
 是我物資是我榮也烈士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善則  
 過當故不周濟踴躍勿爭唯中庸之德為然有善無  
 善當緣督以為經也樂羣譚誼趣其所樂乃不避死  
 也吾未之樂亦未之不樂者無懷而恣物耳夫無為  
 之樂無憂而已俗以鏗鎗為樂美善為譽天下是非  
 果未定也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任  
 則定矣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者百姓足則吾身近  
 乎存也天地皆自清寧耳非為之所得不為而自合  
 故物皆化若有意乎為之則有時而滯也無從出者  
 皆自出耳未有為而出之也無有象者無有為之象  
 也無為殖者皆自殖耳人得無為則無樂而樂至矣  
**管見** 人處幻境之中難遂者樂難保者生故是篇首  
 分無所為據去勉於其間則亦奚樂奚惡哉天下所  
 樂者富貴壽善厚味聲色也而美善不可常在所  
 所苦者貧賤夭惡所求不得也苟遊乎物初則已猶  
 可忘何外累之能及今觀夫當者之苦身疾作貴者

之思慮善否壽者之久憂不亦皆疎外其形去道遠  
 矣烈士之不足活身亦猶是也故忠諫勿爭徐有以  
 開悟之則君無過舉臣盡其職君臣之盛也若夫子  
 胥因爭以殘形亦因以成名誠有善邪無有邪觀俗  
 之所樂果樂邪不樂邪吾以無為誠樂矣而世俗以  
 為大苦則其向背可知故以知至樂無樂則世俗之  
 所樂非真樂也至譽無譽則烈士之所爭非真名也  
 然後安於無為而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故欲求至  
 樂活身者惟無為近之天地無為而清寧  
 故萬物皆化人而能無為物惡得不化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  
 曰與人居長子死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  
 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  
 祭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



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成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郭註**

未明而槩既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遺累也

**呂註**

若子桑子反子琴張之徒何也蓋人道之弊天下沈於哀樂之邪而滅其天理故救之道為若此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嶠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桺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

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郭註**

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遺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呂註**

黃帝之所休則心死形廢如土壤而不覺桺之生其肘也桺者易生之物以滑介為事則其初不免驚而惡之終知其生之為假借塵垢之

**循本**

冥伯死者之稱猶文選所稱冥漠君冥伯之丘

因感此人不能如黃帝之昇仙而灰也桺者孽根之柶檀弓周人牆置娶注牆柶衣也支離叔與滑介叔

觀於墟墓之間，意想所致，倏有障楛之柙出於左手，所肘處不祥之徵，殆將歿矣。故其意蹶蹶然驚動而惡之。支離叔既惡之，又問滑介叔曰：汝惡之，吾介叔曰：予無惡生者，假借而已。所謂四大假合是也。既假之，而生則不過如塵垢之集耳。何足控持？故歿生常理，有如晝夜，何足驚懼化歿也。孟子且化者無使，土親膚之化言，吾與子適墓，觀人之歿而觀此不祥，歿將及我，人有歿則我必有歿，又何惡焉？或以柙為楊柳之柙，恐於文義不相貫也。

莊子之楚見空羈，獨體，體，體，然有形，擻反，苦，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

落

之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歿，未嘗生也。列子於是即其所嘗見聞而知其種者，託問於羈，以明萬物之變。夫萬物之生或以情而生，或以想而有，因濕而生者以合而感，由化而成者以離而應。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或大或小，皆出入於機而均合至理，無以相異也。所謂機者，果何物哉？萬物若之何而出入哉？素問曰：出入寢則神機化滅，蓋萬物之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化作矣。故非出入則無以為生，長壯老矣然而出入雖異其機則出入雖微其機則妙機由出入而顯，出入得機而運，不可謂出入為機也。亦不可離出入而求機也。出入而神機運矣。陰符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而此言萬物之出機入機，亦特言人反入於機，豈不以人為萬物之靈而獨萃以該之歟。

**副墨** 觸體在蓬蒿之下列子捷其蓬而指之曰：惟予嘗生則不當以乘為期，未嘗歿又何以為滅為樂乎？如此悅生悅歿皆屬妄見，子與若同在大造鑪冶中，鼠

莊子

卷之六

三十一

肝蟲臂唯其所化耳。峯其化生凡有幾種。自濕化而  
言。大地塵埃為息。所吹浮游水上。塵塵相牽如絲。如  
縷。其名為蠶。蓋水苔欲生河中。先有此狀。其在水土  
相交之際。水得土氣。凝為體質。名蠶。蠶之衣。即水鳥  
也。生於水為水鳥。詩所謂言采其黃是也。蠶與蚌依  
其下。以為衣焉。生於陵屯。則為陵鳥。即詩所謂若茲  
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陵鳥而得鬱樓化。為鳥足。鬱  
樓。糞壤也。鳥足亦草名。其根化。蛸。而葉化。胡蝶。骨  
相也。蝶類。又相化而為蟲也。蓋草化。為蟲。質多。蠕弱  
又生。田夫野竈之下。者得火之氣化。而為鳥。無皮無  
殼。其狀若脫名。鵲。撥。鵲。撥。伏。土。干。日。化。而為鳥。名乾  
餘。骨。乾。餘。骨。之。沫。化。為。斯。弥。斯。弥。化。為。食。鹽。食。鹽。蟻  
蠟也。喜酸而聚。鹽。故曰。食。鹽。食。鹽。生。顯。輅。顯。輅。生。九  
獸。九。獸。生。黃。輅。黃。輅。生。腐。蠅。腐。蠅。生。螻。蛄。螻。蛄。生。相。生。  
皆。蟲。類。也。羊。奚。比。乎。不。算。久。竹。生。青。寧。為。一。句。羊。奚  
草。名。根。如。蕪。菁。比。合。也。其。根。連。於。久。不。生。筭。之。竹。則  
生。青。寧。青。寧。竹。根。蟲。也。循。本。言。萬。載。有。老。人。曾。見。一  
蟲。長。五。寸。後。尚。有。寸。許。是。竹。根。未。變。得。非。所。謂。青。寧。

者乎。程豹之別名筆談言。延州人至今呼虎豹為程  
是也。青寧生程。上生馬。馬生人。世間自有此事。如史  
言。長沙武陵。蚩生於畜。狗元始祖胎於狼。鹿之類不  
可以耳目所限。而斷之。機者氣之動。處出於機者生  
也。入於機者死也。盈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循  
環不息。養乎歡乎。何容心哉。順其自化。可耳。

管見總論

是篇名。以至樂而首論有生。為累憂苦多。  
以活身之計。何邪。意謂人能於憂苦中心。生厭離勇  
猛。思復則其樂將至矣。故凡俗之所謂樂者。未知其  
誠樂否。邪。蓋天下之事。盛則有衰。極則必變。孤臣孽  
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達由是知。貧賤憂戚。玉女  
於成。則禍福之機。常相倚伏。所以聖世。陷於哀樂之  
域。而不能自出。其能安於性命之情乎。故卒之於無  
樂。無譽。是為至譽。至樂也。已次載鼓盆而歌。獨聽之  
答。皆以人所不樂為己之樂。則其樂也。豈世俗所可  
其語哉。中敘觀化而化及者。肘變而無惡求。已而不  
得者。聞樂而驚。憂此言順化。則其樂皆同。拂情則雖

莊子

卷之六

二

養非樂也終論人卉蟲獸生化之不一而斷之曰皆  
出於機皆入於機大哉機乎孰弛張是凡涉形器固  
不由斯生或變化循環無極若悅生而惡死或樂成  
而厭生皆滯於一偏而非樂之至必也無樂無不樂  
無生無不生然後不為化所役不為機所運造夫太  
衍虛一不用之妙泯然無際湛兮若存斯為至樂也歟

###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  
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  
有乏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乏矣  
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  
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

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  
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  
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  
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  
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  
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郭註**

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  
命表事也知止其分物稱其生斯足矣有餘  
則傷也守形太甚故生亡知非我所制則無為有懷  
於其間故弥養之而弥失之養之弥厚歿地弥至莫  
若放而任之性分各自為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  
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更生者日新之謂也

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所以遺棄之形全精復與天為一但不可為也天地萬物之父母以其無所偏為故能于萬物也合成體散成始所在皆成無常處也能移者與化俱也反以相天者還輔其自也

**呂註** 生之所無以非所得而生也知之無所奈何知所不能知也凡形不養者以其生生之厚不皆在物之不足凡生亡者以其動之成地不皆在形之離生由是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然不可不為者人安能免於為形邪欲免為形者有世而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不以為形為事而與彼更生得所謂更生者則幾存矣事本不足棄不棄則累於事而形勞生本不足遺不遺則役於生而精虧形全精復則德同於初矣萬物者稟精於天成形於地其合則吾之所以成體天地氤氳萬物化醇是也其散則物之所以成始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是也合則不虧散則能移不虧固精矣能移則又精以其所

稟於天者反以相天則所謂存生者豈不妙哉

**劉槩** 生者我之有命者天所制達生之至者足以知大達命之至者未嘗忘人生之所無以為而之則凡可已者皆不為也知之所無奈何而安之則凡可安者無求於外也不求不為與道合矣然人之形於世世之有夫累常相纏而不相離也且形非道也世非我也而累在乎物耳以理觀之於斯三者累易遣也累可去則世於我也何有世可棄則我於形也何羨不有於世不羨於形則達生達命也至矣

**循本** 反以相天天叶韻江移即上文更字言能與之更生則又具此精矣與我此生者天也我又能與天存此生是相天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

莊子

卷之六

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對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六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隙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灰骨節。與入同而犯害與入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悟物而不懼。折彼得

干

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鎮守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郭註** 其心虛故能御羣實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物與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獨遠耳。同是形色之物。未足以相先。常遊於極。非物所制也。處乎不淫之度。止於所受之分也。藏乎無端之紀。冥然與變化日新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者。物之極也。一其性節。則二矣。養其氣不以心使之合其德。不以物離之。萬物皆造於自。若醉者之墜車。其所以知非自然無心也。聖人藏於天。則不闕性分之外。故曰藏于

將錢錫與警為用然報警者不事也以其無心也  
飄落之瓦雖復中人入莫之怨者由其無情也是以  
天下平均凡不平者由有情也無情之道大矣不慮  
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  
也開人者知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  
德生也知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斯賊生也任天  
性而動則人理自全民之所患偽之  
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

**呂註**

天地之運萬物之變執非氣邪誠能守乎純氣  
則不窒不熱不危無足異也凡以至虛而已豈  
知巧果敢可得與哉譬龍之為物合而成體則上極  
下蟠而無不至散而成章則入於無有而不可見亦  
以氣而已凡有貌象聲色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  
則奚足至乎先均是色而已先則未有物之初色則  
物之已有奚足以語純氣之守至虛之遊乎物之造  
乎不形則非象貌聲色故止乎無所化而不去矣夫  
得是而窮之者將處乎不淫之度則不斂不味適與  
之當而不過也藏乎無端之純則始終相友乎此不

純

可得而空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所謂造乎不形  
而止乎無所化也壹性則不二養氣則不耗合其德  
以通乎物之所造則性脩反德而與造物者同之乎  
不形若是者守全而無怨物奚自入焉夫全於酒者  
歟生驚懼不入其胸中則藏於天而全之者室其物  
莫能傷也常有司殺者殺則人之遇之如干將飄蓬  
而已此天下所以均存雖伐國而無攻戰之亂也開  
天者德生以其併忘其無知無為也開人者賊生以  
其德有心而心有有限也不厭其天則開之而已不  
忽於人畏人之所畏也民而知此幾乎其真矣  
**江過** 至人不離於道者也真在內則萬物孰足以易  
之此所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登高不慄者也  
開尹以謂至人此為純氣之守蓋純也者謂其不虧  
其神也不虧其神是所以為真也彼智巧果敢有心  
於勝物也內藏猜慮外恃盛氣雖一節片體將不容  
於天地之間水火豈復可近哉唯純氣內守則知見  
旋復觀聽內藏莫知其為水火與之為一體矣此其  
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貌象聲色皆謂之色者凡物

卷之六 三十一

自無而生有必始於流動而生色太素具而形質始  
著太素猶不及於太始又安能至乎哉唯物而  
非物者然後足以至乎先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  
也有形者皆屬造化造乎不形則止乎無所化矣得  
是道而窮盡之者離形超化至乎物先混絕是非雖  
獨正不足以命矣夫甚易知甚易行不遠萬物自然  
之數者不深之度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  
者無端之紀也行乎萬物而萬物得之則消息滿虛  
其際不可終者遊乎萬物之終始也壹其性則不貳  
養其氣則不耗舍其德則不散若是則能上與造物  
者遊是通乎物之所造也通乎物之所造則能天矣  
天則神矣其天守全是乃其神之無怨也其神無怨  
則純氣之守固矣物奚從而入之失神生形形成神  
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神欲不虧  
其全其或虧者以有知也形欲不傷其完其傷之者  
以造物也然神生形者也愛其形者神未必守其  
神則物莫之能造矣醉者之於車乘墜皆莫之知神  
之所以全也神全則死生驚懼不足以動其中雖墜

造

車也祇能傷其形而不能傷其神也此所謂犯言與  
人異故雖疾不灰也夫其得全於酒徒以沈湎而迷  
其知爾非知而忘情者也至於不醉則其知歷然不  
復須臾之忘矣故雖不灰而猶有疾也若真知之無  
知則水火猶不能焦溺况於墜車邪此全於天者斯  
物之真能傷也聖人藏乎是所以為長生久視之道  
**通義** 造乎不形無始也止乎無所化無終也物焉得  
而止言過化存神者外物不滯其太虛之體也  
**方子及** 德生謂天德出寧賊生謂六賊相攘故天  
可常也不可厭也人可慎也不可忽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則累上左  
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上累  
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作株拘渠吾

莊子

齊物

作

株拘渠吾



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痾僕人之謂乎。

厥株拘季云。豎也。株拘。枯樹也。崔譔云。槩株拘。樹也。乃疑於神。本作疑。以下文照之。當作疑。今從東坡更定。

**郭註**

累二十九。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累三。而不墜。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乃無所復失。處身若槩株拘。執臂若槁木之枝。不動之至也。何為而不得者。言遺彼故得此也。

**呂註**

知承蜩之道。則所謂純氣之守者。其用志不分。亦若是而已。

莫適為

**江通**

學承蜩於累丸者。丸之為物。可轉而反。其用志。之不分。可知矣。是以而承蜩。所以猶撥之也。夫以蟬翼輕。而取之。猶撥。則進乎道矣。豈習巧之。列故曰。我有道也。蓋方其處身。若槩株拘。執臂若槁木之枝。則內忘我矣。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則外忘物矣。物我兩忘。奚止可以承蜩。故孔子黃其用志。不分。乃疑於神也。志分。則神耗。志一。則神全。所謂純氣之守。如食而無求。得形禪之道者。是所以託之承蜩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

黃

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矧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郭註

物雖有性亦須教習而後能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耳。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退於坂覆却雖多而不以經履，以其性使故所遇皆習暇也。以注觀之，所矜愈重則其心愈矜，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乎。

呂註

觀操舟金注之說，則形全精復者非棄世遺生，至於其神無欲不足以與此。水負舟者，也學津人之操舟而不能學其為津人不能盡其巧也。有習於水湧於淵者雖不

江通

沒

操舟而津人之妙可俾矣。蓋不習於水方揚然震陸，唯沉溺之是虞，尚何舟之能操邪。是以輕水者可教，忘水者數能，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未嘗見舟則非特忘水抽亦忘舟矣。是以無往而不暇也。淺水猶淺難，馭世者猶操舟以濟人於無難之地也。唯有道者斯能輕忘世故，出投萬變之中而未嘗有所困，則其於濟世也暇矣。所矜愈重則其心愈矜，心矜則智昏而巧喪，夫巧在我物在外，既已巧矣以有所矜而拙爾，曷亦定其內外之分等。黃金為羸，則無往而不巧，所矜者亦不能舍我矣。然此終不可強為也。惟有道者其為出於自然爾，且其始也巧，其終也拙，是以巧而拙如俾其智巧不存則莫見其所矜之輕重而遇事未必不巧也。則世俗之所謂巧者不乃為大拙者乎。故曰大巧若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吾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簪以待門庭亦

莊子翼

卷之六

三十一

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  
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善豹者巖居而水  
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  
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  
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歿豹養其內而虎食其  
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者皆不鞭其後者  
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  
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

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  
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技筆范

拔讀如拂高門大家也懸薄謂懸帷薄於門首間閣小戶也

郭註學生者務中適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皆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後者去其不及也藏既內矣而又入之過於入也陽既外矣而又出之過於出也若楠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二者若得其名必極名極而實當者也夫塗中十殺一人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之於地而莫不見之斯過之甚也  
呂註單豹則所謂形不離而生亡者也張毅則所謂物有餘而形不養者也豹則入而藏毅則出而

陽皆有心而為之柴立則無心中則非其後者也  
循本羊已前行者不須鞭唯其在後者鞭之以喻既養其內者不必更用工於內但當養其外既養

其外者不必更用工於外但當養其內其木也者如槁木之立也柴立其中央者不出不入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稅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

月撻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

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

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豕

楯之上聚儻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

取之所異彘者何也謂畫雉羽之文於盾上聚儻曲

薄所以卷

**郭註** 欲瞻則身亡理常俱耳不問人獸也

亦以平人之形也

**呂註**

為彘謀去之自為謀則取之豈愛身不若彘哉以世為之累也故唯棄世遺生可以無累

**疑獨**

為彘謀則願曳尾於塗中不願置骨而貴為彘

之上意謂逆性命之理以居富貴不若順性命之理而樂貧賤莊子自喻以龜而喻世人以彘其意可知

**口義**

玄端冠也儻儻之類也左氏宰夫肺能躡不熟殺

之彘

**方思善**

戴極聚當作藪才官反藪當作藪力九反謂

禮記檀弓篇天子之殯藪塗龍輅以禭又云設藪藪

也經意蓋謂取富貴者之疾以易彘之生彘猶不為

之豈有人而不知彘乎

實錄 豚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怡也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瀆音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詁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裴阿鮭蛙鱓龍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逸陽處之水有罔象立有萃山有夔野有方皇仿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

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駭丑忍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羅

云音聾赤駭此焯也

**郭註** 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失而性得者達理也

**呂註** 此言憂疑則鬼雖無能傷而自傷疑釋則病雖在已而自去然則全於天而物無自入者安其

莫之傷也

**管見** 桓公因疑而致疾告敖以妄而止妄則知鬼之有無由心之起滅而心有奸惡又人之妄情也

莊子

卷之六

三十一

明矣妄情去則好惡得其真本心明則起滅不由彼  
今人之逐妄衷真皆見鬼而成疾者也告敖之言曰  
公則自傷鬼無能傷公斯為治病之良劑歟蓋豈瓦  
出而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愈之類也據前載鬼名  
似涉怪誕然孔子家語亦有夢用象之說左傳新鬼  
大故鬼小史記竊池君獻璧之事則鬼不為無有也  
但陰陽各得其所兩不相傷足矣經云天下有道其鬼不神

紀消省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  
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  
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  
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  
者反走矣

問

郭註

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  
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

張湛

此以養雞喻養生虛憍恃氣無實而自矜猶應  
嚮景接悟之速也疾視而盛氣求敵而必已之

勝也雞雖鳴而已無變則彼命敵而我無不應忘勝負  
矣至於望之似木雞異雞無敢應則知德全者非但

已無心乃能使物不生  
已無心此養之至也

江通

雞木畜也木與木相摩則然故雞為善鬪之畜  
虛憍則傲恃氣則凌雖未見雞而求敵無所不至

至若是則能無懼而已豈能必勝哉故問其可鬪曰  
未也猶應影嚮則能不恃其氣顧影之所嚮則應之  
爾疾視而盛氣則弗逐於影之妄見嚮而應之也有  
敵之者至致其雄毅以待之而已然而疾視則其神  
不寧盛氣則其心不平雖弗與之鬪而心動於內神  
沮於外但忍而不發爾故曰未也故其幾矣之後雞  
雖鳴而無變望之似木雞其德全矣蓋內忘其氣外  
忘其形他雞雖竦而鳴我不聞其聲矣與槁木奚以

莊子

卷之六

七

異哉則不爭之德莫盛於此故曰全也天下之雞皆  
莫之敵但反走而服若老聃之降胡俗孔子之服門  
人也心為絳官於禽為朱雀聖人善養於內使之足  
而不貪飽而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衆人但養於  
外使朱雀常飢翔翔入表唯利是求不貪則不足以  
滿其懷不爭則不足以充其欲至於灰而後止悲夫

**管見**

雞已乎當從列子作雞  
可關已我莊文脫略耳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  
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  
使弟子竝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  
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  
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

命與齊齊俱入與汨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

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

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

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齊與濟同左氏噬齊亦作  
齊水澱入處也汨水滾出

也處

**郭註**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從水

之道而不為私焉任水而不任已也此章言人

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

夫無難以涉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哉

**張湛**呂梁在今彭城郡爾雅曰石絕水曰梁始乎故

者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成乎命者自然

之理不可以知知其不可知謂之命也

性之理

不可知

謂之命

呂註

由乎性命之理與齊俱入與汨皆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猶可蹈也至於鼃鼃之所不能遊則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宜其無所蹈而不適也生於陵而安於陵為故則非出於性而人之所為也長於水而安於水為性則其所偏能也苟無其性而習之則雖能之不至人所不能及也

江通

水生之蟲不疾易水性也若人則生於陵而安於陵爾呂梁之丈人乃能游於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蓋其性之所偏能也唯有其性故能長於水而安於水雖安於水矣不至於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未能從水之道而不為私也則亦不若是之妙矣故其言終至於命若夫人者所謂得之以游大川者也

管見

呂梁丈人之蹈水行歌其妙在乎從水之道而不為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處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為私人亦無害之者矣推是理以交物安往而不全哉始乎故則因習而成長乎性習久成自然

也成乎命則與水相忘不知所以然而然謂得全於天者也按此章即與物無逆者處物而不傷之意斯言也其為涉世之標準歟

梓慶削木為鐻據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夫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

莊子集注 卷之六



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鑲羅云鐘

**郭註** 視公朝若無則疎慕之心絕矣巧專而外滑消性外之事去也必取材中者然後加手焉以天

**呂註** 器之妙故疑是鬼神所作耳器之所以疑神者猶如此則外滑未消

**疑獨** 辨人名慶鑲止樂之器一名敵象伏虎形背有

體則神全而與天為一故能視公朝若無而外事之於神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

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

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

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郭註** 馬力竭而猶求焉故敗

**呂註** 稷之御至善矣而不能無敗於馬力既竭之後

而成矣則為道而務乎生之所無以為知之所無奈何

**碧虛** 御中規繩如組織文繡使之回還如鉤百往反皆復故迹也韓嬰曰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

命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管見**

執纒如組兩駢如舞可以證文弗過之義組織者總統於此而成文於彼喻善御者執纒於上而馬調於下也鈞百韻圓驅而不止故知其必敗力竭而猶求則非唯馬敗而人亦勞只矣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

一而不桎蓋猶過也但以手旋而過於規矩精之至也

**郭註**

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

**呂註**

工倕旋而蓋規矩言任指之旋而蓋平規矩蓋則其畫與之合而不露也指物之相得若化之自然不待心之稽考而後合乎方圓也夫唯如此則其靈臺一而不桎至於忘足忘要心忘是非未嘗不適者此其不以心稽之證與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平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

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郭註**

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也是非生於不適耳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是知識適者猶未適也

**若虛**

忘足忘要末也心忘是非則本亦忘矣沈於末適工倕之妙亦猶是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君鄉不見謂不

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過歲事君不遇世

賓損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鳥適此

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

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

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爲嘆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

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騾以車馬。樂鳩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款。竅同。小竅也。啓。開也。款。啓言小見也。

**郭註** 忘肝膽遺耳目。闇付自然也。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凡自爲者皆無事之業也。率性自爲非恃而爲之。任其自長非宰而長之。以鳥養鳥各有所便也。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

**呂註**

此篇之旨在乎存生以至神全精復與天為一若孫休之所為則與之者也其聞斯言也不足

**管見**

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夫何疑若孫休之所云其於天命理性之說大有徑庭矣故扁子告以至人之行忘肝膽則內虛遺取自則外靜然後

**新傳**

全生之道非至人莫能知之非至人而與語全生之道是養鳥以太牢九節耳安能無驚此扁子所以應孫休之感也夫莊子之作此以覺世俗未

患

**管見總論**

是篇首論生者人之所重或過養而傷生或命在夭而莫違或以故而滅命儻違於斯二者則能保其生而安乎命是為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故凡生之所無以為者已之命之所無奈何者遠之知其非所當務而吾有紳全之天不可須臾離也請觀醉者之視重譬者之於鏡于則亦何所容心哉本蠅操舟以明積習而造妙牧羊畏塗在乎鞭後而戒危說鏡喻會齋者不如見鬼顯不能冥妄者多惑此後設喻不一皆所以彰遠生之旨可謂道直切矣夫人生所養自有定分不為求之而得弗求而失也人之患難有出非虞不為幸而可逃管而可免也在乎修人事以順天理求其無愧而已壽夭福非所汲汲也至若若谷清修廟堂事業內而養生外而治人亦不過美人倫興教化同歸乎道德之理而已然則知生為可重而能警正神席飲食之間者幾何人哉必也望之而似木雞御而不竭其力斯達乎生理而庶幾乎至人之心矣結以魯郊之鳥聞鐘鼓而憂悲蓋外失其養則內傷其性苟知所以養之

祗

諄

則知所以全之要在達己之生推以利  
物之生與物同適忘適而無不適矣

###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  
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  
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  
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  
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  
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  
材次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

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  
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  
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  
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  
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  
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  
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傳  
焉云事可傳行也

郭註 設將處此耳以未免乎累竟不處若夫乘道德  
而浮遊者莊子亦處焉胡可得而必乎哉言不

莊子集注 卷之六 山木第二十

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  
與時俱化者能設變而常通耳

**呂註**

聖賢之不容於世其累常在材故莊子數言

之深戒乎材之為累也若夫愚不自以不能

見殺亦多矣豈以不材必可免邪則山中

之木主人之樽似道而非道也以道之為

材與不材之間而處之然

則材不材之間猶未免乎累若夫乘道

無譽無訾不可得而貴賤一能一蛇不

消息盈虛與時俱化或升或潛和而不

不材之間尤以浮遊乎萬物之祖而已

云衆父也若是則物物而不物於物胡

那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有合必離有

見性尊則見議然則材不材之間欲免

得欲無累者其唯首德之鄉乎

**須溪** 雖之毀之性之議之屬之皆人情

則爲人所忌而謀之不肖則人且欺之

極浮世

薄惠之滋味矣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

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

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

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

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

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

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

隱約猶且胥

疏於江河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

於網羅機

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

今魯國獨非

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酒心去欲

而遊於無人

酒

莊子翼

卷之六

四十八

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  
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  
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  
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  
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而南子曰君  
無形僂無畱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  
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南子曰  
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  
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

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  
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  
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太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  
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  
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  
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  
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左傳云而南有  
熊安條楚人也

無須臾離絕句太莫莫  
無也偏爾雅云急也

**郭註** 有其身而裕其國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  
慮愈深矣故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寄

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若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  
 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去國捐俗謂蕩除其  
 胸中也君乃謂真欲使之南越也形倨躑躅之謂雷  
 居帶守之謂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  
 君能少費寡欲則無所不足涉江浮海不見其崖喻  
 絕情欲之遠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自此遠矣粹  
 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有入者有之以為已私也見  
 有於人者為人所役者也故堯雖有天下皆寄之百  
 官委之萬物而不典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  
 役已斯非見有於人也遊於太莫之國者欲令蕩然  
 無有國之懷則世雖變其於虛已以免害一也

洒

呂註 以魯國為皮者患之所生出乎不能忘其國也  
 蓋形不遺則國得為之累刻形所以去皮心不  
 自則欲得為之染酒心所以去欲離人入天此為遊  
 于無人之野建德之國所以立道也其民愚朴寡欲  
 則非屬於文之不足作不知藏物至而供其求與不  
 求報仁而不以為恩也不知義之所適則不尚往來

居

不知禮之所將妄行而蹈大方可樂可莽則終始所  
 不去也建德之為國如此而所以不能遊者以國與  
 俗廢之而已弃德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則不勞而至  
 矣大道還甚夷而人視之若遠且險者以形倨而不  
 遷雷而不進耳以無形倨無雷而為車以少費  
 寡欲而為糧其患不能達哉不見其崖與乎無窮之  
 遊送君者自崖而返則拘于虛而畏其深遠者莫之  
 敢前君自此獨立無匹而人莫之能從也儻遊乎此  
 非有於人非見有於人也堯之為堯如是而已矣大  
 莫建德即前章所謂萬物之祖道德之鄉是也次論  
 鹿船觸舟而不怒向之乘道德而  
 浮游者其于世也亦若此而已矣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三  
 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  
 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



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  
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疆梁隨其曲傳因其自  
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北宮奢衛

大夫也成上下之縣褚云設架懸鐘上下各六所謂  
編鐘也疆梁多力也曲傳司馬云謂曲附已者隨之  
也

**郭註**

泊然抱一非敢假設以益事復歸於朴還用其  
本性也侗乎無識任其純朴也儻乎怠疑無所  
趣也送往迎來無所忻悅也勿禁勿止任彼也從其  
疆梁順乎衆也隨其曲傳無所係也因其自窮用其  
不得不爾也賦斂無挫當故無損也泰然無執用天  
下之自為斯大通之塗也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呂註**

有術設其間則非所謂一也彫琢復朴去華務  
實也侗乎無識不知誰何儻乎怠疑不敢欲求

也送往迎來勿禁勿止疆梁无所抑曲傳无所過而  
出子彼之不得已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以其无  
所設于一之間而已况天下之理有太塗  
者乎庖丁所以遊刃於其間而有餘地也

**循本**

道一而已若有作為便貳之以一矣故曰口之  
間無敢設也侗乎無識之貌儻乎无心之貌萃  
乎萃乎如物之叢生而无心也疆梁不順之以委曲  
依傳之人一聽其自然因其自窮者因其自至則受  
之不挫者不損也太塗者大道也賦  
斂之事且然况以大道治天下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  
子幾歿乎曰然子惡歿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歿之  
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跔跔蹠蹠而  
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脇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

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  
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  
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  
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  
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  
明吾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  
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  
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太澤  
衣裘褐食杼序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

李

惡而况人乎狝狝秩秩司馬云舒遲貌道脇而廣  
之至也

**郭註** 聖人無好惡既弘大舒緩又心無常係不敢為  
物而已行列不斥與羣俱也患害生于後知以奪  
木伐井竭才之害也夫察焉小異則與衆為迕矣  
然大同則無獨異于世矣故夫昭昭乃冥冥之迹也  
將寄言以遺述故因陳蔡以托意恃功名以為已成  
者未之嘗全功自衆成故還之道跡然而自行彼皆  
居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外之純純常常乃凡  
干狂无心而動故也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  
皆去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寂泊无怪乃至  
人也故曰至人不聞辭交遊去弟子取其奔人間之  
好也不亂羣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故為鳥獸所不  
畏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  
任乎物而先受害之地也

任

**呂註**

紛紛猥猥則貪紛而不亂似無能而非无能也  
也進不敢先退不敢後無出而陽無入而藏也食不  
先嘗必取其緒外乎不爭之地也行則不斥人不得  
害則羣於人之道也知功名之成必有虧而去之以  
還與衆人此大成之人所爲也道流而不明居則人  
莫見其功得行而不名處則人莫聞其名得則德也  
絕常比狂猖狂妄行也不爲功名還方衆人也此所  
謂有道者能以有餘奉天下也陳蔡之厄所以然之  
非不足於此亦知之所无奈何耳李仲尼者苟不知  
有所謂行則不斥與鳥獸之可入則不至  
揭日月而行而爲功名之所累者希希

**管見**

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二句停勻分讀  
義自顯然郭氏乃於明字下著註故後來解者  
因之唯呂氏從居從處爲句其當蓋  
得應是德名應是明庶亦上文義協

孔子問子桑雝曰吾非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

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而疏徒  
友益散何與子桑雝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  
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  
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  
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  
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  
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  
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

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庫又曰舜之將歿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李云桑姓庫其名隱人也假國名林回司馬云設之逃民之姓名布謂貨財也直冷疑是其命二字譌書耳

**郭註** 君子之交去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之交飾利故其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先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其愛益加進者去飾任素故也因形率情故不矯之以利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逸不求文以待形任朴而直前也固不待物朴素而足也

**呂註** 學孔子而不知所謂天屬唯李丹書之為務則所以交於天下者皆人合而已形莫若緣緣則

不離而合矣情真若率率則不勞而逸矣不離不勞則任其質之自然而性分已足奚用求文以待形哉不求文以待形則不待物矣

矣此絕學捐書之尤至者也

**管見** 待字先二義形緣而不離則已常存情九而不勞則性常逸所為我者得矣又何待乎禮文何

**資評**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潔係屨而過魏王魏王曰

何先生之儉邪莊子曰貧也非儉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儉也衣弊履穿貧也非儉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柎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昇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柎棘枳枸之

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矣，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

**郭註**

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勢不便而強為之，則受戮矣。

**呂註**

雖放言若此，而不見害者，虛已以遊世之證也。

**疑獨**

莊子以騰猿自喻，得枿梓豫章，猶君子之得時，處柘棘枳枸之間，謂遭氏主亂相，雖欲不憊，不可得也。如欲強以直言行道，比干之見剖心，微驗昭然也。

**口義**

大布粗布也。屨帶也。條，履繫而以索穿之也。憊，病也。攬，把也。蔓，纏繞也。王長言其志盛，意得也不柔，上著加急字，其狀後尤精。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楫，枝而歌。焱，標也。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

尼曰始用四達齋祿竝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鷓鴣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郭註**

天損之來唯安之故易而物之體來不可禁禦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

蓋

言變化之無窮也人與天一皆自然也任其自然則歌者非我也天地之行不可逃借逝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感應旁通為四達矣通故可以禦高大物之利已非求而取之吾命有在外者言夫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左右止於形質而已盜竊者私取之謂賢人君子之致齋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若鷓鴣之畏人而入於人問此所以稱知況之至人則文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而授之此无受人益所以為難也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正以待之无所為任也凡所謂天者皆明不為而自然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是以聖人晏然无矜矜而體與變俱也

**呂註**

炎氏之風猶炎氏之頌已自無已而廣之則是造大愛之則是造哀也無受天損易无受人益

難今則天損而已安用廣已以造大邪无始非卒正以待之人在天一晏然休逝而已安用愛已以造哀

益

稱知今之歌者則知所以為始卒為天人者莫不在  
此矣天地之行非人所得止運物之泄非人所能閉  
無受天損則與之借逝不敢以為損而去之也執臣  
之道猶不敢去而況所以待天乎此无受天損所以  
易也爵祿並至命之在外者苟受物所利以為益身  
盜竊何異哉君子於四達並至之際以為物之所利  
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以是不敢受而取之如鷓鴣  
之畏人而棄人間則天下相與社稷之不可去此无  
受人益所以難也化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即不化  
者也又惡知其終始哉有人有天皆天而已人之不  
能有天性也此有人之所以為天  
知其為天則晏然躡逝而終矣

口義

稿木几也稿枝策也齊物篇所謂策枝是也無  
其數無節奏也無官角不合五音也廣已尊我  
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無畔岸以愛我之意  
而思之則必至于哀傷人與天一言在我者皆天理  
也無受天損貧而樂也無受人益富不淫也謂天損  
之時不容不安故易人益之來欲辭不能故難窮極

吾

窮塞也不行推之不去也運物之泄氣數之往來皆  
天也吾亦與之俱行亦與之俱泄故曰借逝即所謂  
與時偕行與時偕極也君命且不得違天命其可違  
乎此無受天損易也始用謂此意纔萌四達則事隨  
以集而無窒礙矣齊祿外至亦時命使然故曰命  
有在外者也無功而視君子恥之視如盜竊然五刑雖  
欲不取而有推之不去者如公孫賀拜相而哭之類  
此無受人益難也無始而非卒言不知其始終但君  
造化之中待之而已人者天所生故曰有人天也天  
亦造化為之故曰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此性  
與生字同人性生而有者皆得之於天豈人  
所得而與哉故聖人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

副墨

推已而或至於大則推已者過矣愛已而或至  
於哀則愛已者過矣於是為矣天人損益始終  
一貫之理急為定箇歌者之誰誰即齊物論怒者其  
誰之誰誰知此誰則知誰受者誰不受者徵未到  
底見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而在  
之天定矣然非顏子不足以語此

將

筆乘

率然如犂由者其上釋然也飢渴寒暑窮困不通皆天地之氣之流行所以運動萬物於泄而不可遏者人惡能逃之但當身之借往可也鷓鴣燕也一不給不服也實如易自求口實之笑社稷春秋祭社稷時也君子視無功之爵祿如盜竊然豈有心拾取之而命之所制亦有不得自由者故曰非已也命有在外者也如燕於已之不友處目不及視雖其口實亦所不顧其畏人甚矣而不能不覩處於人間則以社稷之時有若或驅之而不得自生者耳燕以春社來秋社去故云然數語本非難解而舊註多誤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畱之覩一

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名也捐彈而反定虞人逐而辭之莊周及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莊子

卷之六

五十七



莊子集

卷之六

三十一

填聞照之可見從其

**郭註**

執木葉以自翳於暉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

夫相為利者恆相為累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於物固相累二類相名也詳問之也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安斯

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也入俗從俗不

遺其禁令也以吾為戮以見問為戮也夫莊子推乎

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

**呂註**

觀異鵲之利而從耳自之好是守形也不知有

水靜而玄覽即清淵夫至人之於清淵未嘗頃刻迷

也而莊子言此者明虛以遊世如與魏王言者雖足

以無害而畏人之所

畏又不可不然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

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

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

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

**郭註**

言自賢之道

**張湛**

夫驕盈於伐人而之所不與虛已循理

**新傳**

夫欲全其性命終其天年者莫若外忘其形也

所以取逆旅小子之言也夫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

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此死忘其形而惡美從而兩

莊子集

卷之六

六十一

忘也豈為不全性命之情乎  
矣故莊子於篇終言高之

**江適** 或美或惡生於妄見貴之賤之亦非真理所惡  
於逆旅之妾者非謂其美也以恃其美故賤之  
所貴於逆旅之人者不以能賤其美也以不知其美  
故取之如併逆旅之妾亦不恃其美而去自賢之行  
則無往而不愛矣老子曰天下皆知美  
之為美斯惡矣非惡美也惡知其美爾

**管見總論** 是篇以山水命題即大樗櫟社之義皆以  
不材得終天年又以鴈不能鳴而見殺

對立論則南華之於世諦觀之亦熟矣夫木以摧  
全生理固然也而物之壽夭窮通各係乎命分所遇  
不可謂例以不材而幸免也材與不材俱為著迹由  
間不路借涉殺譎以其似之而非故未免乎累必欲  
離二者而獨立秉道德以浮遊與物同波與時俱化  
趨物祖而無累去文皮而無災則建德大莫之固不  
在遠求而自至矣若虛船之觸舟不怒賦斂而毫毛  
不挫皆以無心待物物亦以無心應之至論陳蔡之

相

厄不若鷓鴣之知螳螂蟬鵲不知知拔彈乘之此皆處  
材而未盡善故不免乎累也林回棄璧甘負赤子而  
趨帝舜令禹貴形緣而情率則知尊天屬而不待外  
物矣衣大布而過魏王擊槁枝而歌焱氏明處貧而  
非憊知天損之易安則人益之來處之必有道矣結  
以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是超乎材與不材之間而真  
似者也故真人不憚諄復  
明學者更進竿頭一步云

莊子翼卷之六終



